

# 金善卿带桑德森去四喜班看小脚,被暴打一顿

3



龙一 编著  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这是个复式结构的故事,主人公是孙中山派到天津的“地下工作者”,他的任务是联络并团结那些自发的,贫富贵贱各不相同,且与同盟会毫无瓜葛的十几个革命团体。于是,在一个纨绔子弟的撮合之下,北方革命党人押上了自己的生命和前途,上演了一连串悲壮的喜剧。

## 上期回顾

日本人上角利一和原田正南找到了金善卿,他们想要金善卿那批被扣下的军火。临走时,他们还金善卿又被人绑架了,闹来闹去才弄明白,对方是急进党,是自家人。回来后,金善卿到福寿汤馆去找桑德森,想让他帮自己把那批军火弄回来。

## 历史风云

镇反干部:你什么时候认识的金善卿?

查九爷(虚岁八十九,侯家后的恶霸,老混混儿,富家,三天后将革命政府镇压):这话从哪说起呢?打从他爷爷梳梳双喜班的小灵珑,我就跟他们家的人认识,那是光绪十六年吧?后来他爸爸因为如意庵的姑子了几,跟天津海关道的大公子争风吃醋,把人家的轿子给砸了,摘了人家的“眼罩”……

镇反干部:少扯这些没用的,叫你说金善卿。

查九爷:对,说金善卿。金大少我头回是在庚子年,八国联军都统衙门下令要扒天津城,天津卫的老爷们都红了眼。那会儿有人出主意,说是凑几百万银子跟洋人把天津城买下来,不就省得拆了么……

镇反干部:说金善卿。

查九爷:那年金大少不是十五,就是十六,常是在书院下了学,跑我们那去玩,班子里的姑娘都喜欢他,不单是因为他有钱,就因为这孩子讨人喜欢,会说话,会来事,有的姑娘宁可不要钱也想着他。一听说捐钱赎天津城,金大少二话没说,就掏出一百两银子,不单这个,他竟劝说班子里的姑娘们也出钱,每人出了一两,我禁不住他的小嘴那么甜,也出了五两银子。

## 桑德森和金善卿打了一架

桑德森派海关的跑腿给金善卿送来一封信,有力的字迹向右用力倾斜,像是一队队行将卧倒的战士,信的大意就是拍卖的事有突发性变化,难度极大,但并非没有扭转的余地,望讲明心意,也好设法。

还有什么心意好讲,早说了要捞出那批军火。金善卿有些个

着急,但当即又警告自己,这件事对他来讲还不至于要命,万不能乱了方寸,将半生磨炼的平和心态断送在这件事上。

赏了跑街一块银洋,让他带个口信回去,下晚福寿汤馆里见面。虽然约下了时间,但他还是没有打定主意,是不是就此把自己变成一个不沾于人的无赖,带着洋鬼子去看小脚?这可是难下决心。

于是,当他在福寿汤馆里与桑德森洗过澡之后,选在相对抹汗,心情欢愉的时候,他从皮夹子里拿出一张德商德华银行的支票,放在茶盘里道:“你是个绅士,春城兄,在下也同样是绅士,不能做那种有悖常理的事,所以,看小脚的事,就算了吧。”

“钱可真是不少。我在津海关,一个月五百元的薪水,这够我一年的了。”桑德森笑了笑说,“可惜,咱们哥们儿的交情不在线上。”桑德森脸上并没有怒意,只是目光冷冷的。“按说这是我头回求你办事吧?屁大点儿小事,值得这么大惊小怪的嘛?能力就办,办不了早言语,省得耽误工。”

金善卿坚持道:“这件事,关乎伦常,不是寻常小事。别说小事,要是别的事,就是大事在下也能答应。可这件事,实在是丢人得紧。”

“我没发现有这么丢人的,不就看看小脚么,有什么大不了的?我要是替你弄出那批玩意儿来,冒的风险是在大英帝国的范围再也找不到一个职位,哪怕是在税卡上当个税警,那也办不到。你们支那人真不知谁重谁轻。”

桑德森将那张支票又推了回来道:“不是我帮忙,实在是你不够哥们,这件事,不是雇条船,救个人那么简单。实话说了吧,大英科学院最近要空出一两个通信院士的名额,我是主要的

候选人之一。看小脚,是因为大英帝国近来不知道抽哪根筋,突然对中国的小脚感兴趣,谁先弄到最切实的材料,谁就能当选。现在明白了么?不是钱的事。”

“你是天下最最混账的洋鬼子。”金善卿绝不能示弱,在国人面前可以丢面子,但在洋人面前不行。两个人越说越僵,桑德森两拳缩在颌下,绕着金善卿蹦蹦跳跳,金善卿一拉云手,亮出个门户,让洋人放马过来,俩人光着腚眼子,要在澡堂子里上演一出《神州擂》。周围享用着正当时令的银鱼、蟹羹火锅,大饮直沽高粱酒的堂倌们来了精神,在金善卿与桑德森周围打了个场子。

“上啊,别含糊洋毛子。”“老毛子,我给你找件搭裤去,省得没抓没捞。”“给老小子来个背口袋……”“上啊,老毛子。别看我们爷们个头矮,一个收拾你们八个。”

桑德森跟金善卿两个人给拘在那儿了,看样子不真打还不行了,要不,哪还有脸再往这儿泡澡来?

## 金善卿带桑德森去看小脚

当洋车停在四喜班门口时,天色早已黑透了。门口贼亮的汽灯照见金善卿与桑德森脸上都带着伤,有青有红,赛过北边古渔阳的特产苹果梨,却是笑嘻嘻的,好似联手逛小班的。一对儿兄弟。方才俩人一出福寿汤馆,就坐在马路牙子上,你敬我根纸烟,我给你袋烟,来了一番推心置腹,促膝谈心,结果双方相谈满意,便又跑到福福居吃晚饭,就着松花小肚等几样小菜,喝了一坛绍兴老酒。可不知怎么的,许是喝高了,要不就是军火的事有了眉目,乐傻了,金善卿

竟领着桑德森来到了四喜班。

“金大少,老没见了,里边请。”院里的茶壶认出了金善卿,话音透着甜意,却没在意跟在后面的桑德森。“嫣红屋里没人吧?”这嫣红是生在太原的姑娘,有一对最正宗不过的小脚。茶壶一边叫着,嫣红来客了,一边在头前引路,转到后院里来。

“金大少,这一阵子哪发财去了,怎么也不来看我?”嫣红今年快三十了,早过了当红的年头。她的满面春风刚刚飘过金善卿的双眼,突然嗷地叫了一声,像是被人踩了脚鸡眼。原来她发现桑德森是个红头发绿眼睛的洋鬼子,便一推金善卿,拔脚就往院里跑,一对小脚却是脚下生风,快得出人意料。

“金大少,请出来一下。”过了好一阵子,茶壶隔着棉门帘子在外边叫,嗓音还没缓过来,声音像踩了鸡脖子。金善卿挑起门帘出来一看,吓了一跳,汗便下来了,酒也醒了大半。只见院子里黑压压地跪了一地的人,各房门口还站着不少来玩的客人向这边张望,院外聚着一大群闲汉,阶下头一位,就是那位十二岁便到处砸窑灯,如今跟佟佟元拜了把子,在侯家后横着走的查九爷。

“老九,你这是干什么?”金善卿上来扶查九爷,场面上的规矩,客人对窑主不称爷,但客气还是有的。“金大少,您老赏饭。”查九爷腿脚有些功夫,金善卿没扶动。这话儿怎么说的?金善卿在脑子里打转,他没想到班子里的反应会这么强烈。正在这个时候,桑德森从门里走了出来,学着大清官方的腔调,来了一嗓子:“看茶。”

“回去喝吧,我有好茶叶。”金善卿拉住桑德森就要往外走。谁想,桑德森一挣,说道:“谁也

别拉我,今儿个爷还不走了。”

四外里一阵鼓噪。“看什么,没见过男人么?”桑德森肚子里那大半坛黄酒的后劲上来了,醉眼迷蒙地往下看,“中国女人有小脚,我今天就是来看小脚……”说话间,他迈步下了台阶,伸手去拉跪在地上的姐儿。金善卿急忙拦住他,“这可不行,春城兄,你是个绅士,不能这么做。”桑德森手劲大,推开金善卿,又要去抓离他最近的女人。

金善卿用力拉住他的手,对众人叫道:“还不走避了。”众人一哄而散,只留下他们二人在院中,还有一帮看热闹。桑德森转身还要往屋里去。只听得四下里猛地发一声喊,声音嘈杂却满含义愤,方才撤走的一班人又回来了,手中擎着诸般兵器,无非是笞帚疙瘩,大木勺,门插值之类,却也气势汹汹。查九爷脱下了皮袄,露出一身丝棉裤褂,手提一根戏台上走马用的藤鞭,大喝一声:“小的们,关大门,落锁,别把洋鬼子放跑了……”

一阵混乱之后,金善卿拉着桑德森冲出如意班的大门,不曾想,在街上又遇上不少打便宜人的跟着凑热闹,大人孩子,男男女女,一直把他们追打到金钢桥,人们这才散去。金善卿被打得浑身疼痛,头皮袍子给撕得成了光板皮大鳖。可他没想到,此时桑德森竟站在桥头哈哈大笑一阵大笑,外带顶着一脑袋笞帚疙瘩敲出来的大包。

“好玩是吧?”金善卿突然发现他一点也不了解洋人。

“不单单是好玩,简直是太可笑了。”

“谁可笑?”

“me,就是我,桑德森,桑春城啊。我早就该想到这一点,中国人也是人,也有脾气……”

# 顾忱以为申扬这个女孩只是马大师的小蜜

7



韦帕 著  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距北京六百公里处,有一宝地,土地价值2.5亿,利润近三亿。项目吸引了众多北京房地产商的目光,其中最贪婪的一道目光,来自顾忱。但顾忱总资产不过千万!想拿项目,无异于“空手套白狼”!于是乎,形形色色人等纷纷亮相,人人有目标,个个不满足,好一道饕餮大餐,直搅得天翻地覆人仰马翻……

## 上期回顾

顾忱通过安阳市市长卫彬约见了老夫子,老夫子本意要与笃寅地产合作,但在听了顾忱的暗示后,又决定和顾忱合作,因为顾忱暗示他会解决企业的改制问题,而笃寅集团却一直不肯替他解决这个麻烦,如果改制成功,老夫子可以从中获得巨大利润。于是,老夫子决定跟顾忱交易。

## 商战小说

### 计划似乎有变

顾忱一早被手机闹钟惊醒,窗外已是大亮。八点半,是昨晚顾忱给自己定的起床时间。要赶快给老夫子回个话。

打完电话,顾忱心生疑窦,老夫子的语气平淡得几乎有些漠然,会不会一夜之间有了什么变故?难道是……马大师?

顾忱正在沉思,门被大力敲响,进来的是孙大盛兴奋的笑顔。顾忱奇怪,这人一向不是睡懒觉吗?怎么今天早上如此精神,容光焕发精神百倍,跟一大早遇见天大的喜事似的?

“对了。”孙大盛道,“你说,咱要不要找人收拾收拾马大师他们?”

“什么?”顾忱大为意外,脸都顾不上洗,吃惊地看着孙大盛。

孙大盛更是得意洋洋,“我得到一个最新消息,马大师他们今天上午可能去老夫子办公室,看来,他们还是贼心不死啊。”

“糟糕!”顾忱心里暗叫一声,果然老夫子那边有反复。这个老狐狸!

顾忱抓起电话打给卫市长,卫市长正在开会,破例接了顾忱电话,问他有什么事,顾忱只说了一句:“等您开完会我和老总去您办公室汇报改制新方案的具体细节,请您最后拍板。”

卫彬有些意外,说:“你跟老夫子不都说好了吗?”

“老总那边好像有些……情况。”

“这个老夫子。”卫彬立即听懂了,小声说,“十点,你们来办公室,我通知国资委的同志。”

拿到卫彬的尚方宝剑,顾忱顾不上吃饭,拉着孙大盛直奔老夫子办公室。

### 笃寅集团老板的女儿

顾忱径直推开老夫子办公室的门,所有人都吃了一惊。

老夫子正坐在沙发上和对面的马大师笑着说,马大师身边是申扬。

马大师刚进门,双方还没有寒暄完毕,便见顾忱一头扎进来,平时深沉惯了的老夫子也有些惊慌失措,强笑着站起来,一头雾水道:“顾总,这么早……”

“哦,老总,您的手机一直打不通,事关紧急,我只好不清自来了,卫市长上午十点去他办公室,国资委的几位领导也都到场。”

老夫子吃了一惊,没想到顾忱竟然自己来了这么一招。马大师和申扬也立即明白了眼前这个不速之客是何人。顾忱扫视一周,目光恰与申扬对接,心想:“这个马大师走到哪里倒都不忘带着自己的小蜜。”

孙大盛盯着申扬,却险些要流出口水。眼前这个女孩,出奇的清纯,出奇的清新,出奇的靓丽,毫无争议的比晴晴与倪枫都要漂亮得多,“妈的,这样漂亮一位美人,竟然被马大师这白色大肉虫给独占了,真他奶奶的好艳福!”

孙大盛立即派生出一个理论:衡量房地产商实力的一个重要标准,就是看谁身边的美眉漂亮!马大师身边的美眉如此惊艳,怪不得人家是笃寅,自己刚搞定的倪枫姿色也是美眉中的上品,但跟老夫子比起来却相差甚远,所以,自己的财富比起笃寅来,也是相差甚远,至于顾忱,身边无女人,自然只配当个穷小子喽!

老夫子微笑道:“顾总你来得正好,来,我给你们介绍一下,这位,是北京笃寅集团的马总,这二位,是北京白石集团的顾总与孙总。”老夫子特意没有介绍

申扬,是因为申扬曾特意交代过不要透露她的身份,她的真实身份其实是笃寅集团老板申笃寅的独生女儿。这一来更印证了顾忱与孙大盛对申扬身份的判断,孙大盛一双色眼肆无忌惮上下扫射着申扬,申扬奋起还击,也用力瞪着孙大盛看,一脸鄙视。

顾忱忙上前与马大师假意握手,顾忱说“久仰”,马大师则酸溜溜说:“我还听说白石集团有顾总大名,不知是白总新从何方请到的青年才俊?”顾忱微笑不答。老夫子在旁说:“顾总是白总好朋友,也是白石集团股东之一。”

顾忱是股东,马大师却只是经理人,再加上顾忱虽年轻,但气度显然超马大师一筹,马大师酸意的态度更加降低了己身身价,就连申扬都在旁为他汗颜。两人高下,立见分晓。

老夫子冷眼旁观,也立即得出答案:其一,有卫市长背后撑腰,局势顾忱占优,看来马大师一方已无翻盘可能;其二,顾忱是老板,马大师仅是个经理人,申扬虽是笃寅少主,但毕竟年轻力薄没有分量。这么一来,自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:那就是请马大师走人。

想到这儿,老夫子轻轻一笑,对顾忱道:“顾总,今早请马总来,主要是叙旧,顾总你来得正好,同行之间可以共叙有无,毕竟大家以后还有合作的机会嘛。”

又对马大师说:“马总,时候不巧,领导召见,我也只好过去领旨,只能陪你少聊一会儿了。”

王主任此时又推来两张座椅,几人分别落座,申扬早对老夫子的背信不忿,再加上这个粗鲁男人的目光,终于再也无法忍耐,对老夫子说声对不起我还有事先出去一下,然后狠狠瞪顾忱和孙大盛一眼,扬长而去。

马大师有些尴尬。马大师昨

晚连夜请示申笃寅,申老板对安扬的变故很淡然,答复是只要有利于公司,条件可以继续谈。得到大老板令箭,马大师今天本来是想与老夫子重新确定合作条件,不料却被顾忱搅局,看老夫子表现,明显已偏向对手一方,心里又气又急又羞,哪里还能叙得下去,假意寒暄几句,站起身,说:“几位还有正事,我就不打扰了,先告辞。”

老夫子假意挽留,说中午一起吃饭,马大师说中午还要赶到省会去见一个老朋友,就不吃了。于是几人送马大师出门,回屋重新就座,老夫子微笑,顾忱也微笑不语,只有孙大盛又用鼻孔说了句:“打工的就是打工的,老总啊,谈生意,还是要老板跟老板谈才是。”

这么富有深度的话从孙大盛嘴里说出来,实在是前所未闻,顾忱顿时被震住,心想他昨晚难道是遇到了什么神仙鬼怪不成?怎么陡然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?

老夫子的脚踏两只船被顾忱撞破,又是懊恼又是心虚,听任孙大盛讥讽,除去强笑着连连点头称是,一时间竟也说不出什么话来。

## 贪婪的饕餮

马大师回到酒店,见申扬已经自己打车回来,正坐在窗前望着外面的春光生闷气,见他回来,申扬嘟着嘴说:“马叔叔,你说咱们这次为什么这么被动?堂堂笃寅集团,竟然在安洋这样一个小地方被人随意摆布。不行,这个项目跟这么久,我们绝不能轻易退出,必须想办法。”

“扬扬啊,”马大师坐在她身边,“刚才在车上我给你爸爸汇报过了,他说,凡事随缘,凡事不要强求,越是在安洋这样的小地方,暗中情况越是复杂,咱们越是需要谨慎行事,太过刚硬,

反而容易深陷泥潭,对付这种环境,越是像水一样顺其自然,反而越能流转自如。”

“这是他那套老庄哲学,我才不信!”

“扬扬,笃寅集团这么多年稳健壮大,也正是这套哲学有助于你父亲,每每遇有强敌,你父亲却往往后退半步,这一退,却退出海阔天空,留出万般精彩。”

“持而盈之,不若其已;揣而锐之,不可长保。”申扬随口说出一句申笃寅常说过的话。

马大师点点头,道:“咱们对于这段话的理解,尚不如你父亲的十分之一。世人逐利,利令智昏,在当今的房地产市场上,随处有暴发者,也充满着暴发的梦想。那些没有实力却妄图一夜暴发者,只想投机取巧,无异于饕餮,撑死了自己,留下的天地,却还是给咱们的。”

“饕餮?”

“饕餮,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怪兽,它贪婪凶恶,永远满足不了自己的贪欲,形容那些贪得无厌者。”

申扬点点头,道:“爸爸常说,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太好了,所以培育出很多贪婪的人,但市场好景不长,那些贪婪的人,迟早会被贪婪吃掉。”

“所以,笃寅做的项目,都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,也只有这样,企业才能长治久安。”

“对了,白石集团也是一家大公司,他们做这个项目,算不得贪婪吧?”

马大师微微一笑,“这个什么顾总,我从来没听说过。回去要认真打听一下,别是什么人打着白老板的旗号招摇撞骗。”